



資  
吾  
善惡帙  
下

□ 13  
1058  
2 止





1058  
2



伊東藏書

誠偽

贅語五

善惡帙下

日本 鎮西 三浦晉安貞 著

誠偽第六

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荀子曰。聖人化性而起偽。蓋  
老子貴清淨。故厭儒者。煩苛修飾。而欲易之於無為  
者也。荀子則與思孟抗衡。故非彼言誠言性善者。以  
為櫛括繩墨。矯木之性。飾木之真。禮義法度。矯人之  
性。飾人之真。言偽之旨。各不同。今依條理。分天人。則  
天道者誠也。人道者偽也。是以天者以成人者以為。

善惡帙下





偽於文爲人爲於是人爲對天成以常訓言之偽者  
矯飾也不誠也爲惡德焉其聲則共誠偽一分天人  
配之一就人爲之運分故對天成之人爲則衆爲而  
非惡德焉天之所成則物常事成常而不可揜人之  
所成則神變智轉變而不可測故天必黃生麻藕開  
蓮人以怒呈笑以親致疏聖凡同然焉不常而定則  
不能成物不變而易則不足爲神爲善在茲爲惡在  
茲故條理之分人爲則天成之對人已畜情慾之悅  
怨具意智之思辨不修出之則不能滿于人之情欲  
於是不可以不修獻人修以修爲文人爲之偽也假

修飾外不可欺人之思辨於是不可以外飾待人去  
飾行實人爲之誠也或修以出之或實以行之共歸  
之於修人爲之宜也非言偽者之非也以天人誠偽  
混人修之誠偽甲乙各坐不辨條理矣人不以人道  
則不能爲人我之所以貴修也人不順天道則不能  
成人道之所以貴于人故其曰忠曰實曰真曰諒  
皆盡誠而則天也曰禮曰文曰教曰學皆以修而爲  
人也是以禮文以修人誠實以成人垂髮垢面人之  
自然而沐浴衣冠人之矯飾哉唯修荒之間也故周  
禮地官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和書曰。恭儉維德。無載爾偽。荀子  
不辨天人之誠偽。以孟子之說為不然。取性屬偽要  
之。荀孟同不辨修荒。使後者迷其路。其實由條理之  
不明也。老子言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曰。治  
天下若烹小鮮。是言煩苛擾亂之害。治也。舜命契曰。  
敬敷五教。在寬。皋陶讚舜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易  
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  
賢人之業。可大則賢人之德。雍之簡。孔子為可南面。  
蓋禮教之弊。必煩苛擾亂人多。不易從者。故曰寬曰

易簡。所以救禮教之弊也。老子傷夫文煩儀冗。徒失  
實。害治。國瘁。民苦。而眾悅小惠。安小康。世衰風壞。而  
人譽小德。稱小讓。故曰。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  
偽。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嗚呼。水  
棄則下。人棄則荒。苟無教之。以道之。禮之。以維之。法  
之以禁之。則猶奪匪之繩墨。而責其巧。於是乎。老子  
意激言病焉。噫。情慾意智者。人之天性也。雖太古之  
民。豈不具情慾乎。既具情慾。豈無智巧。淳澆巧質。雖  
有異焉。于于侗侗。無德無怨。則雖太古。無此理矣。老  
子不如斯之癡矣。故讀書者。宜置身於其地。知其情。



有激有溢有矯有諱有避有抑有揚有訐有護有誇  
 有淫而後知其意之所在焉不然讀書與卅角之唔  
 咿矣擇故老子之言偽出激荀子之言偽成矯鼠璞  
 亂真曾毋投杼同聲而異主辭豈可膠哉人意萬態  
 下語不一故聽人之言者在探其真請論其意以畢  
 之蓋言之為道思之所發與行為偶是故世先有可  
 言之事而發之於言故言者後也意之客也是以世  
 之有言皆先得可言之事而後發之而言之者思可  
 言之事於已得於已而託之於言也故後之聞先輩  
 之言者先察所言之事於天求所思之意於其人而

察言

後其言可聽矣而後之聽言者先從事於其言而定  
 所思於已立所言之言於天是以雖非言則事不可  
 狀然亦事由言而差何則在天者一思之者則意匪  
 變態而文章之於言亦其巧千態其瑣者姑置立言  
 垂範以道唱人者下語之道各家有態故求意於其  
 人者須能知其人之思之態能知其人之言之態於  
 今人之言於古人之書不明於此則不得如取之於  
 我之胸臆故如欲讀佛氏之典者則宜察佛氏所言  
 之事於天求佛氏所思之意於已悉佛氏下言之態  
 會其真矣欲讀老子之書者則宜察老子所言之事

善惡天下



於天求老子所思之意於己。悉老子下言之態而後會其真矣。聽言之道無往不然也。其大者儒佛老之三。儒家之易。佛家之禪。老家之莊。列各不同焉。儒家則直寫而易家則寓之於物。佛家則方便譬喻。所言非所思。禪家則用九方臯相馬之術。老子則用抑揚之法。莊列一掃其言。其意別立。譬之於兵。則儒用正諸家則用奇。是故教家贊嘆。禪家罵詈。於是老莊之戲調。或同于儒家之昵語。自天觀之。春風之起。萬花各呈其彩。秋飈之落。萬籟各異其曲。天能發其聲彩。以其聲彩。認天則差。

云為第七

置之於一箇。則曰生化。通之於天地。則曰造化。天地為緯。造化為經。以觀造化之巧。生者迎其來而活。機化者送其往而成跡。故自天地觀之。惟既者皆化。而將者皆生也。生乃化育也。夫人之立。天地之間也。日惟糜。天地生生之物。以供我七尺之身。其為罪也重。其糜。天地生生之材。而不足。動輒殘害己之類。其罪愈深。人人送殘害己之類。各不能自安焉。故有眾則有君臣。以為統督勢之所至。不得不然焉。是以君之任。在能節天地生生之材。而不徒糜之道。殘害己之



類者。和而變之。政教之所在也。故教也者。使眾和而安之者也。故主其德焉。政也者。使眾守而據之者也。故主其方焉。孟子所謂德慧術智也。有德而無其術。雖可自修其身。而於施之於眾。則不足有其術。而無其德。雖可姑合其眾。而不可維民心於土崩。是故君者為天安民者。民者償直於安我者也。君為天安民。故據仁。民償直於安我者。故據義。而臣僚者。君安民之輔。使令者。受君動作之役。若不知之。則君以其臣民材貨為己之奉養。狼殺天之輔贊化育者。糜天之奉養。

萬民者。臣忘贊化之任。獻媚冀憐。又糜萬民之養。為教者。據託幽冥之不可知。而纏不蠶之衣。飽不種之穀。富商依其勢。權占米穀財貨。塞彼以通己之用。游民巧成竒技淫巧。以糜天下之財。於是萬民失其養。迷惑而擾。猶蜜之蠹生。其窠相齧相竭。故萬民之擾亂釀之者。全由上忘天職。貪天物為己之奉養。殲下於誅求。戎首伏誅者。由倡亂叛上。故釀成之責。上不得。不任。故治國者。以德為本。以方為主。是故臣進言於君。君采言於臣。言者各述其所見於君前。采者納其善者。措其不善者。君誤于采。臣誤于進。藉令無拒。

孝經五善惡帳下



諫欺上之意。傍人必就其跡。而尤其志焉。居今論古。熟看成敗之跡。已定得失之微。已分賢姦之情。已見者。且無愛憎之累。於情慾思慮之逼。於危急論何為。不美焉。當其事者。擇在於成敗未定。得失未分。賢姦未見之前。而好惡擾其中。利害奪其外。豈保無過哉。故引古今而證諸經史。坐辨論之。則人人皆不在伊呂之下。當其事。則以堯之明。猶躓于用人。孰謂之易乎。人譚古。能辨臧否。觀其失過。而笑其愚。自意我必不爾矣。故不過于世者。多有不我知之歎。不知使其遇世。則果有所為乎。故言不易言。歎不易歎。先王之道。

載在方冊。既解之。讀孰不能誦之。衆集論碁。一座皆稱。勢安張子安。連舍小取大。自固擊敵。要最在著先。既而臨局履言者少。食言者多。嗚呼。言而履之。固為難焉。同稱同辭。分其是非。愈難矣。自古稱識鑒。皮相之不足恃也。是以齊桓信葵子之豎。是以孟孫識放魔之臣。

聖人第八

有容問曰。古昔稱聖人者。其行不齊。而其名同者何也。曰。多方曰。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就聰明而言者也。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東郭牙知

聖解

齊語五 善惡帳下



之。管仲曰：聖人也。淳于髡見梁惠王，竟無所言，以知王之志之所在。惠王曰：聖人也。此亦與多方所言者同也。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也。此以仁智言者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周禮曰：智仁聖義中和，此分仁聖言者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此聖在仁上。道家曰：聖人曰真人，聖人在真人之下。儒者曰：賢人曰聖人，聖人在賢人之上。而孟子曰：伯夷聖也，伊尹聖也，孔子聖也。柳下惠聖也，是聖等賢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賢等聖也。而詩書所謂齊聖、彥聖，未必極其

至而言者也。樂記以聖對明，辨述作，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中庸以為上善之稱，故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謹按：作者至善，可以聖通稱。古今者也。論語曰：作者七人，堯舜至周公，蓋七人。雖其德不同，而後世皆言之聖者，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也。至周為至善之稱，故孔子聖人也。作者必有德，有德不必作，雖不作，而詩書禮樂之教於是存，則孔子之功不在作者之下，是以同稱之聖，而不能無軒輊也。夫勢者重矣，沛然而走，不可挽而駐。智愚聖凡，各處此中，故



湯武

仁者以仁處之。智者以智處之。權者以權。愚者以愚。是以湯之放桀。武之伐紂。皆非美事。雖聖者所行。豈得贊為美哉。殷湯之慙德。不自以為美也。若恬然不之慙。則湯云。哉。愛憎欲惡者。天下之性。取舍辨別者。天下之心。故天下皆好善惡。愛美憎醜。天下皆欲逸。惡勞。欲寬惡苛。欲利惡害。欲樂惡苦。憎則欲除。愛則欲就。欲除則願其亡。欲就則願其達。天下之通態也。既善矣。美矣。逸矣。寬矣。利矣。樂矣。天下歸此。既惡矣。醜矣。勞矣。苛矣。害矣。苦矣。天下棄此。譬如避水者。上陵避火者。出家以湯武。遇桀紂之世。不可阿其意。

唐宋

以為暴。不可殺身滅國。以貽患於民人。夫憂失喜得。畏危求安。人之通情也。於是勢不得使桀紂之人。不患湯武。湯武之人。不圖桀紂。由是觀之。則湯武伊周之放伐。廢殺勢之事。而其人之不卒也。然而醜事也。彼廢而害弭。此興而利生。昨也。道路呻吟。今也。室廬絃歌。在彼則子悖弟忤。在此則家親友睦。其苟如斯。則人不許其不行醜。雖有規規皎皎。取義守節者。亦末如之何也。已後世。唐太宗。宋太祖。類之。太宗首創其事。專幹其盪制敵者。其算也。懷醜者。其德也。神堯嘗語之曰。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其重

善惡賦下



也如此天下憧憧爲之驅爲之歿前者挽之後者推  
之太宗弗能自禦矣升六五曰貞吉升階惜夫建成  
不能觀此戒守其位又不能爲太伯欲以子立當沛  
然之勢以太宗之果猶區區龜卜沈吟隱憂勢實難  
如之何也宋祖將兵次陳橋驛黎明軍士叩寢門宋  
祖起被衣輒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  
馬南行不以得拒之是皆雖以正律之則不能使人  
不欲然英雄之不幸而顰蹙行醜者也後世姦賊  
縱爲殺奪藉口於古人彼與此利害相等勞逸相似  
然而以大義則乖以名分則濫人情怫鬱口排目怒

詐謀欺誣醜不可言內則父子相惡兄弟相疑外則  
壯士罵詈怯士於邑岌岌乎四民不安焉狗鼠豺狼  
貪肉求食折膝擺尾則意氣揚揚自意聖人之舉矣  
是豈勢之不可已矣哉欲之不能制也曰然則君子  
從勢變道與曰深則厲淺則揭所處勢也雖然以子  
犯父以臣代君行義者不爲也夫夏殷自禹湯相繼  
世爲天子四海受其賜幾百年桀紂之不道雖天下  
同棄之勢爲獨夫受其茅土據其爵位者謂之非君  
非也殷湯之慙德伯夷之叩馬建諸天地弗繆之義  
也秦誓引古諺曰撫我則君虐我則讎何其言之薄



武王之志荒矣。世之信聖人，直以爲放伐廢殺，莫舉非教焉。於是以其舉爲美舉，故曰桀紂非君，伯夷猶隘，不亦誤乎。禮，君子居其國，不譏其大夫，爲湯武之臣者，護其君於厄，以除讎我君者，其君則仁而惠也。其所除則暴而虐矣。何捨懷我父母，從虐我之父母，妻子之人，既有不從之人，苦水火之人，皆響應湯武。至唐太宗、宋太祖，皆惡惠得衆，驩之君也。故天下皆響應，推之不去，避之不能，人執戈矛而前，驅衆膏車，轂而後推，敵國棄其君，謂我予后，是以爲非我伐之，天命誅之也。爲非我罰之，底天之罰也。於是其意謂

天不予其君於君，不予其臣於臣，是受天之命也。仲虺之誥曰：帝用不臧，武商受命，太誓曰：天其以予，乂民，其意謂彼失君於人，我受君於天。多士曰：維天不昇，不明厥德，蓋殷周興國，臣子之取義，不得不如斯。故謂之通天下之公情，則可也。謂之通天下之大義，則非也。若謂天福善禍惡之意，實使然，何以不顧關龍逢比干之歎，於伯夷叔齊之餓，奚以漢予曹丕，以明授燕王，天已能斃惡之術，奚不能絕惡之術，天已能榮善之術，奚不能不困善之術，是以立道於條理，尊卑自尊卑，善惡自善惡，比其類，言之，君者國之父母也，民者國之子也，君者



元首也。臣者股肱也。不可以子逐父母。不可以股肱易元首。是以子以弑父。臣以代君。則有焉。子弑父之善。臣代君之道者。轉化天地於鑪中。不能生是條理。是以殷湯周武。以作者稱之。聖則有以。至善則遠矣。曰。易革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猶四時之更成。何子之言之戾。曰。以驩得衆之應。人則有以。臣代君之順。天則吾弗知矣。又不傳云乎。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澤非火之處。順乎天之字。豈得無非。自允傳誤入者哉。夫征討者。天子之重柄。雖謂之天。天則不言。無

所受而動干戈於天下。豈得謂順天哉。昔魯陽文君攻鄭。曰。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墨翟。曰。三年不全。天誅足矣。又舉兵曰。順天之志。譬有不孝子於此。其父笞之。鄰人亦擊之。曰。吾順其父之志。豈不悖哉。無所受而竊大父之重柄。劫大父曰。順天。雖慈惠服人於義。則陷然。唐高定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幼兒之疑義。可以暢於千歲。故天德者無意。天道者成人。德者有意。人道者作。故天有其條理。神為天成。為者



能變成者不揜。是以天之所不可不敬者不揜。而誠成於其中也。神之所不可不慎者不測。而機為於其中也。今以神之變化。誣天之條理。有益於為勸善之具。則無驗於為懲惡之用。古者以太神在天。素尊之子大已貴。平大八洲。與少彥名戮力一心。經營天下。乃謂少彥名曰。吾所造之國。謂善成之乎。少彥名曰。有所成。有所不成。遂行適當世之鄉。於是大已貴摧伏強暴。天下歸矣。頗有天下莫己若者之意。太神欲降。皇孫杵尊治中國。使者皆恐。無反命者。經津武甕槌壯士也。以告大已貴。大已貴謀之。其子事

大已貴  
少彥名

代主事。代主曰。天神有命。我父空避。我先之入海。大已貴曰。我禦闔國。禦我避。孰敢不順。授平國廣矛。而隱當是之時。以其神武仁惠。據八百萬之眾。聽天神之命。棄天下。如脫弊屣。少彥名經營未成之日。不潔。大已貴有自矜之意。泯跡而去。噫。若而人。充棟之漢典。遂不之見。空哉。廟食於數千載之後。子孫與皇家共傳。無窮。仲尼桴海。仲由從之。我何愧彼焉。客曰。唯唯。湯武之舉。君臣之分。我得聽命。敢問文武德均乎。曰。孔子常稱文王。湯武德均乎。曰。湯王慙德乎。曰。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服事殷。曰。至德稱



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曰不失顯名。殷湯則放桀於南巢。而恐來世以爲口實。周武則殺紂於牧野。而有虐我則讎之語。彼此相比觀之。則豈得謂其揆一也哉。

立準第九

立準之道不可不慎。準一立矣。人心依此。人心之所依是非可易。故爲天下立準者。宜憫惻萬世。洞視萬國。以監舊弊。思後害也。雖稽古勿論。規規因循亦難成其功矣。今之學者。目濡心染于漢典。唯慣其是非。與當局者偕迷。無復旁觀之得。漢之爲地。幅員已廣。

皇統

西南之徼。東北之塞。其守實難焉。軒轅已前。弗可識。軒轅以還。延覃舜禹。擇親讓德。自湯伐而代在德。不在族。代興者假之以藉口。又終有受命之說。興國之臣子不得不若言。是亦勢也。茫茫禹跡。今則沒胡康。熙帝曰。歷代帝王莫正於我。是言也。於漢土則爲不滿。旁觀則實勝夫。居其地而篡其位者。遠矣。本邦據山爲城。臨海爲池。渺瀰險絕。無外顧之患。帝統不知其始。神武天皇以祖宗之禮。議之。則是宗非開國之祖。是以世不以皇胤爲人種之想焉。偶有頑嚚抱不軌者。



衆心不容一敗塗地。如今雖垂拱九重，環共不改。莫所用湯武孟軻氏之議，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而弗謬之義也。想夫大已貴之古，躬以素尊之胄，掌握天下，一聞天孫之臨，解兵權而去，如脫弊屣。皇統之固，臣節之恭，後世之準，於是乎立。淫漢典之士，以土地之大，人物之秀，而誇焉。名山大澤，人才物珍，鬱然多者，廣輿之所致，其輿已廣，南慮北顧，雖欲固守自治，而不得焉。賢才之衆，雖可羨，姦凶之寡，亦足以自慰焉。漢俗之美，於我措紳常言，我俗之美，於彼措紳不考。胡旁觀者之迷，世態之變化，人情之險艱，非彼

此無比較數千載，不如彼之數數以自苦也。立準之失，居半焉。在彼可厭者，人人可爲天子，刑之慘，律之煩，此事之最大者也。宋人問我風俗，於滕木吉，吉曰：春風二三月，和氣桃李春。此語實不彼欺焉。當今之世。

幕府

天子垂拱，幕府攝政。淫漢典者竊懷天有二日之疑，胡弗思之甚。漢典廼堯舜周孔之典，何以流派之漫，淆本源之清。古有冢宰，後有盟主，從世之隆污，維持皇紐，故齊桓一正天下，然周室之勢，能令盟主有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慎，何嫌於二日。仲尼之門，五

善惡上下



尺之童。魏言桓文之事者。荀子之言也。仲尼之徒。無言桓文之事者。孟子之言也。今孔子之所親筆削者。春秋也。與門弟子講論者。論語也。家語也。春秋爲書。半齊桓晉文之事也。二語數及管仲。雖有斥其瑕疵。而許其仁大其功。言管仲者。廼言齊桓者也。何二子誣孔子之至此。周室衰弱。不能自奮。號令諸侯。諸侯縱肆。而不知所尊奉。若於此時。非齊桓之舉。不知如何處之。將入周告卿士。正其典禮。振其紀綱乎。豈有非其人。而能成其事者哉。然則退在諸侯之位。日長其僭亂。拱手視周室之顛乎。將觀周室衰弱。諸侯縱

恣。爲奇貨。可居哉。是三者已不可爲。則唯以己之力。抑僭亂。討不廷。以尊王室而已。已而解權。天下復亂。拘者譏。手援嫂之溺。曰。何不揖讓援之。若悅其言之美。託之其人。屍已歸海。儒士以迂。被俗士侮。良有以也。故桓文之事。衰世不得已之事。何嫌二日本邦天子一姓。公卿大夫至諸士農官巫醫曲藝。亦多世其家焉。是以廢立進退。最爲重事。雖世家乏人才。流風典故。以此而存。且以杜窺望之心。風之美者也。讀彼漢史。人主朝納后妃。外家久跋扈。其害及于上下。至有欲立其子。則殺其母。以防禍者。悲夫。今也



兩國風習

王宮在京。幕府居東。結昏京師。興國幾二百年。不見外家顛沛之變。於是知東照公洞視後世。杜微未然。垂準萬世。天下不知不識。沐浴恩澤。且觀兩國之風習。彼長于敢諫。我長于敢死。彼人犯顏直言。無所顧忌。殺戮接踵。視死如歸。我風大讓之。雖然。以係累為辱。直諫不可已。則自裁報國家之恩。或姦佞在君側。將擾國事。忠志之士奮然。不忍視其傾覆。手及其賊。直自裁以償犯法之罪。比彼直言罵詈其賊。以受誅。死而無益。則勝遠矣。彼雖長于敢諫。忍垢亦甚矣。以我風習。則人雖有醜行。奸凶于其躬。而

稠人廣坐。諛不受其惡聲。是以勢面辱不行。不能忍垢。故多缺缺之行。為君子所卑。蓋觀彼之古風俗。敦厚。以耻為大。周衰而法律興。終係累大臣。囹圄親戚。再起之。則繕衣冠。以從事。如我士風。一旦遇大辱。雖效義不立人之朝。本邦中古倣彼。用律然。風習敦厚。保合大和。彼也。古封建而今郡縣。我也。古郡縣而今封建。封建之治。雖急。猶寬厚。郡縣之治。雖寬。自急迫。又勢也。我居封建。廢律地。思郡縣用律地。大不願其地焉。墨劓剗宮。苗氏之所設。歷世不已。漢文已來。漸而已矣。可以為美焉。然後人猶有肉刑可復之論。有

善惡快下



有苗氏之徒也。官刑雖有，苗不施之於無罪。後之王者，既濫其刑，而愍其無以生，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積，意盛世常人之所司。若有刑人，雜用之而已。齊桓好內，豎刁自宮以進，以亂齊。及漢武游宴後庭，始置宦官，禍釁一開，石顯流禍，經東漢及唐明賢智方正，皆受其災。刑本懲有罪，其弊終執無辜之民，搜其陰器，斷之既而稱刑餘，視如非人，士流不齒。上刑無辜之民，士惡無罪之人，相嫉相激，崑岡之火，玉石并灼，其憂豈啻內外焉哉！本邦從古老姆監宮中，老臣守宮外，官有內外，人無內外，左右即

士大夫之子弟，於是左右之臣，可出以爲將相，將相之子，可入以侍左右，故外臣可以知君之起居，外臣可以慣君前之儀，豈尚得惡之，何得賤之？天地全生之，已毀用之，自釀半身不隨之病，違天之罪，禍至顛國家，而不悟立準之非，猶不改其舊風，悲夫！蜻蛉之一洲，雖一小壤，天險不可踰，則國無邊徼之警，上戴無始之帝統，則塗無深文之網羅，治日常多，亂日常少，而猶沾沾曰華華，且前數事，若無于彼而有于侬，則彼必彈指曰夷夷，是以我愛此日出之處，曰君子之所居，而仲尼欲桴子路欲從者，非此壤其孰與樂



土樂土。我得其處。

治亂第十

天下皆欲治。惡亂。而治難興。亂難已。何邪。凡事有利。害。有勞逸。利逸者。人之所欲。勞害者。人之所惡。欲惡。與愛憎。隨此人之所以歸德。避暴也。過逸則荒弛。生。焉。長利則爭奪興焉。是所以好人之德。而自荒德。避人之。暴。而自行暴也。治亂均是情慾之感應也。情慾可以。和。不可以傷。可以疏。不可以塞。不和而傷之。不疏而。塞之。何以得天下之心焉。和也。悅傷也。怨順也。喜忤。也。怒。悅。怨。怒者。情也。喜怒哀者。意也。和順不由道。雖取悅。

利害  
勞逸

於人之私。生怨於天下之公。是故以道順人。以德和。人。德莫大於安天下。利莫大於利物。欲安避危。欲利。除害。惟欲自安者。危人。欲自利者。害物。是謂之私。虞。書曰。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天下之情好。同于我。而用與我反也。我所好人亦好。之。我所惡人亦惡之。我遂所好。人失所好。我推所好。人遂所欲。是以己好貨財。人不棄貨財。而和於己。還。以此爭己好聲色。人不棄聲色。而奉於己。還以此爭。故今天下見利於干戈。則天下執干戈而起。今天下見害於仁義。則天下舍仁義而走。或曰。治國以禮。故。

齊語五 善惡快下

一七



情慾  
意智

於利而行多怨。苟以德為政，則如衆星之共北辰，而弗之講。利害之言，士則不喜。曰：人之在天地，情慾意智已修而用之，爰有仁義禮樂。仁義禮樂之於情慾，意智猶精祭之於粟糲。粟糲未始美，修理而後美。雖美自粟糲而為美，惡勞害欲逸利，天下之通情也。知天下之情而養天下之情，今去民之所欲，惡疇仁之慕，疇義之榮，疇賞之進，疇罰之畏。仁不仁者，善惡之事得之於情慾之適否。悅怨為主，安衆則獲乎衆，未聞不仁者而獲乎衆。是非君子之取悅於人矣。人之悅之也，非遠怨，怨不生也。義不義者，是非之事得之。

於意智之分辨，榮辱為主。棄於世則辱，未聞義而辱於衆者。是非君子之求榮於人矣。人之榮之也，非避辱辱不至也。利之不以義，逸之不以道，惟可欺碌碌而未能易榮辱焉。故榮辱之道，未可以悅怨決之。是意智情慾之別，悅怨榮辱之分也。孔子屢稱智，夫人孰無智。智有明暗，邪正智而明正，君子之智也。智以生義，由義制禮，情以生仁，由仁作樂。禮之序，樂之和，百行之美，統之則仁義而已。若除利害欲惡，別求仁義，將棄粗糲而求精祭，利用安民，萬世之所賴。利以利天下，業莫大焉。慾以安衆，志莫美焉。仁義禮樂，大業。



美志之具也。業能安衆，德能濟物，利害勞逸，以爲之地。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不布利而專利，周厲之所以亾也。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冉有之言，志使足民，欲俟禮樂於君子，故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今經生言利，則忌言慾，則笑利，以利己慾，以欲私，是爲小人。利以利物，慾以欲道，堯舜亦如之。

而已。楚王失弓，楚人得弓，孔子猶惜其私。仁者以濟物，豈仁者害物損用者哉？孟子謂仁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凍，養生喪死，無憾，故曰：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也。管子亦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勢自利害，勞逸動，故租稅重，則民去農粟，玩好競，則民走淫技，於是國家貧矣。上之於下，猶手之於指矣。可以亂，可以治，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是之謂也。故除天下之害，以利之，弛天下之勞，以逸之，而後勸之於善，懲之於惡，逸而不勞，利而不害，則民安樂。



教化

温飽。民安樂。温飽。則竊盜欺詐之心弭。竊盜欺詐之  
 心弭。則廉耻慈惠之心生。然而民安樂。温飽。則恭敬  
 戒懼之心息。恭敬戒懼之心息。則奢汰放恣之心萌。  
 養厥生。消厥萌。教化之道也。湯誥曰。若有恒性。克綏  
 厥道。惟后。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賞罰以佐之。夫人窮  
 必甘歎。苦則不厭辱。利害為勢也。於是縣賞以勸善。  
 人不方善。縣罰以懲。民不良。罰是不養民情之弊  
 也。故傳曰。禮。先王以兼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今禁民  
 之所。欲閉民之所樂。契敷教。臯陶作士。奚為。今不知  
 仁義禮樂之所由生。言利害得失。則排徒下令。責忠

孝廉耻。欲奉生。喪歎。是乃聚餒者。教之讓。食呼凍者。  
 勸之解衣。強不樂者笑。促不哀者哭也。子不見彼溺  
 水者乎。自溺者。不顧父母。情無餘也。依舟楫者。雖貓  
 犬不睨而過。有餘于情也。雖有有餘。不足于情。情豈  
 異哉。勢不同也。均是水也。或不動塵。或崩岸。均是矢  
 也。或不穿縞。或透札。勢也。故人之好治。好亂。好仁。好  
 暴。情同而勢異也。是故仁者。令人遂愛慾之正。是以  
 獲乎衆。不仁者。遂愛慾之情。於己。是以怨乎衆。智者。  
 道衆之明。於天下之意智。是以榮于道。愚者掩衆之  
 明。於天下之意智。是以辱乎道。是故欲國祚之長。欲



之士  
別衆

天下之平。欲子之孝。欲臣之忠。湯武桀紂一也。其相反如此者。聖狂賢愚所謀之道弗同也。且士之於天地之間。仁以為己之宅。義以為己之道。然則繫馬千駟。非其所安。簞食瓢飲。非其所辭。是以子罕言利。故知命者。不以利害勞逸自謀也。是士之行也。是故學將夫人。興士之行者也。非以士之行責之於凡庸者。政將夫人。為士之風者也。非以士之心望衆者。是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遺逸不憾。厄窮不憫者。惟士能之。以士之能求之於天下。非馭衆之道矣。故行之不修者。吾人之耻也。以士望衆者。上者之不知也。是以

治之始。省費除冗。抑奢制分。斷賄賂。務民業。伸屈達鬱。遠怨宅安。絕者接焉。困者振焉。窮者通焉。獨者合焉。疾者養焉。孤者育焉。幼者慈焉。老者敬焉。而其功成于舉賢用能。於是揖讓之風可行焉。絃歌之聲可聞焉。士風可興焉。是固國基也。是結人心也。是建大命也。是永天命也。是之謂仁義。天下孰肯捨仁義而好亂。

仁義第十一

治苗之道。耘耔灌培。耘耔灌培。由生枯茂瘁之故。得之。治人之道。仁義學禮。仁義學禮。由情慾意智之故。

仁義  
學禮

警。吾必善惡。快下



得之。好惡主情慾，思辨主意智。好惡生善惡，善惡者  
 悅怨之成也。思辨生是非，是非者榮辱之本也。修善  
 則仁，修是則義。善是者其璞，仁義者其修。故孔子謂  
 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已將修之，將奚以修之。由  
 學知之，以禮行之。蓋天下之事，莫不有則。隨則用器，  
 智之能也。或曰：人之道，通世皆曰：仁義禮智信。而子  
 謂為仁義學禮，似自造其言。如何。曰：善哉。子之問，余  
 待子以暢我懷。夫以條理剖析天地者，不能拘成說。  
 故其謂仁義亦資天地而言。不合天地，則晉負罪。苟  
 合天地，其他不遑參考。且如仁義禮智信，亦非先聖

五常

之定目。畢竟五行家之末造而已。五行本民生日用之具。  
 故曰五常，非德之目也。甘誓曰：威侮五常。泰誓曰：狎  
 侮五常。樂記曰：道五常之行。及莊子素問等連出。虞  
 書有五言之目。孔安國以為仁義禮智信。無據。惟陸  
 賈新語曰：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董仲舒曰：仁義  
 禮智信五常之道。漢初已為定目。既已為定目，其他  
 道德勢皆不得不統此中。亦非古意也。意五行者流  
 本于孟子四端說，補之以信焉。爾來班固白虎通，鄭  
 玄中庸解，劉劭人物志，五臟五行配當之言，雖然。莊  
 子曰：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則戰國時既

孝言五善惡帳下



仁義

有是陋歟。韓子之徒，廼以爲人之性。蓋本之於孟子。雖然，孟子則止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目，又見喪服四制。曰：以恩理節權制。此說未知與孟子孰先後。雖然，孟子亦或有所羨焉。仁義連稱，於詩書論語未嘗見之。蓋周以前道德之目未立，專奉天而不自肆矣。故尊之爲帝，以所成爲所受，呼之曰命，故賞罰興廢一繫之於天。於是曰執中，曰建極，降之曰仁智，曰仁義。曰禮義，曰智仁勇。漸曰仁義禮智。漢以來定目於仁義禮智，擬四時土用，擬四方中央，古之舉目，相比列。或曰道德仁義，或曰道德仁義禮，或曰孝仁禮。

義，或曰仁義禮智聖，或曰智仁聖義忠和，或曰仁義禮智聖樂。若此道條理一定，如春夏秋冬，如晨昏晝夜，則有定乎上古，難動于輓近，而仁義之字定於孔子以後，而今不可移易。猶天地圓形定乎後世，而不可動焉。東厓或譬諸醫之對病處方，最爲痛快。於是知導者，則曰孝弟忠信。教弟子，則曰文行忠信。於樂則曰中和祗庸孝友。具數之更僕不盡，是皆對證之藥方。故管子治國，則以禮義廉耻勵之。孫子治軍，則以智信仁勇嚴御之。中庸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曰智仁勇。孟子序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曰親



學禮

義別序信。古人之活套可觀矣。仁義相連。易翼為始。今仁義之字。自條理索之。於善惡是非中獲之。於是仁義外無他物。非學不能知。仁義非禮不能行。仁義學知之於天人。禮修之於言行。學即智之事。則以學解智亦通。雖然。舊套之合否。條理不與一任。旁觀之人。如論語通篇言仁。必連智。禮傳言禮。必本義。冠義冠禮。昏義昏禮。鄉飲酒義。鄉飲酒禮。鄉射義。鄉射禮。可觀矣。故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智者本心之靈。具邦正而有之。與仁禮義三物異。惟學而得其正。始以配仁。配仁而後。由智而慮正。由義而事當。嗚呼。人

悅。怨榮辱之心不可廢。則是道宜有所擇。宜有所修。故依天地之條理。從心性之故。修我道德。以為仁義學者。知之之設也。禮者行之之設也。智本情之偶。賢愚利鈍各有情者。自然之性。智者使然之心。使然者能修其自然者。情修有仁之名。智慮有義之名。孔子數稱仁智者。仁之德。智之性。君子所以君子在此也。以予觀之。連智曰仁。對義曰仁。其主不同。連智之仁主行而言。對義之仁主善而言。子思承孔子加之。勇者為智。仁勸其勉勵也。故中庸生知學知困知歸之。知安行利行勉行歸之行。而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好學力行非其至者故不直以爲仁智也後人  
配當之病猶乎內焉是以仁義禮智同於春夏秋冬  
是以各思想按排所爲仁義禮智者以建其道若探  
諸天地而求於條理則智者情之偶而義者仁之對  
也仁者情之修也義者智之修也非禮弗行不學弗  
知弗知則何行知而行之仁也故知以學行以禮匠  
之爲方圓必製規矩用之君子之爲仁義必設學禮  
用之學教之於始禮修之於後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智不可用璞學之所有也情不可徑行禮之所有也  
夫智者兼思周公思兼三王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  
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是思之有益于人者也惟思而不  
學思無益故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故雖好仁也雖好智也雖好信直勇  
剛也不學則蔽夫欲生欲安者人之本情謀生謀安  
者人之本慮非必賢愚異思焉惟愚者不知安之所  
在以危自安不知生之所在以死自生智者知安者  
而安之知生者而生之是非謀之異也學不學之間  
也不知安之所在故貪生求利不知生之所在故畏  
死避害情慾之性實也質也自然也教而爲不學



而能意智之神華也。文也使然也。教則益學，則進故。君子不貴性而貴學，學者道之所在。性者心之所存，人子有孝心，故有孝道；人臣有忠心，故有忠道。從孝心則未能全孝矣，從孝道則其孝遂焉，是修孝也。從忠心則未能全忠矣，從忠道則其忠得焉，是修忠也。愛憎慾惡殺活予奪，修則皆可用，不修則皆不可用。說命云：典于學，其德修，罔覺。非學無以修，聰明已修，故觀則正，觀則正，故常變由禮。禮已修，莫往不適。故學禮者，情智之修具。仁義者，善是之修名也。夫情慾意智禽獸與我同有之，同有之中，有無于彼而

有于我者，是人之與物之所以異也。好惡同有之，而善惡則我有之，思辨同有之，而非則我有之，善惡感應而悅怨出，是非運為，而榮辱成，情苦于惡，智苦于辱。夫善惡悅怨者，情也；禮以修物，則仁也；是非榮辱者，智也。學以循，則則義也；義者常而持，正變而從，宜由義，知禮以禮，修情夫禮者，自人情出，以義裁之，敬以居之，文以行之，以讓為主，以和為本，正名定分，防未然，其有所不及，法令以正之。夫人情不修，則荒荒則淫，淫則亂道者，所治亂者也。治亂之道，在修之禮者，修具也。故總言之，刑政樂學，皆禮也。分則有節目。夫



人情者在感應而不在思辨。思之辨之則喜怒哀憎  
哀樂欲惡之間不可徑行矣。義以裁之故或引情之  
所不及而伸之或抑情之所為餘而斷之於是或舍  
身或加服或殺恩或割愛以從宜毋不敬則其為也  
誠文或飾之或節之於是行則煥乎成章止則有限  
不踰凡人情好生好安好利好勝好譽好美推生於  
人者愛也推安於人者勞也推利於人者廉也推勝  
於人者謙也推譽於人者恭也推美於人者異也盡  
誠推之之謂忠自慮體人之謂恕不推則爭爭則亂  
推則讓讓則和而不同雖久矣弊正其主而其名

禮法

正矣名正而分定矣。下窺上幼凌長由名分之不明  
焉。故禮者防患於未然向有一先生其論禮引法令  
論犯禮之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聞有禮制未  
聞有刑禮之所不及立法刑之犯法者見罪法之  
設也棄禮者蒙辱禮之設也故禮曰制法曰立法之  
所立犯之者有罪是非有所耻而不為有畏而避也  
禮之所制棄之者非人是非畏而避矣有所耻而不  
為也禮之入人深矣變禮制為法令後世之所以刑  
繁而無耻也以法令說禮固矣學者所以長智也苟



無意智以思慮分辨。則我必欲生，欲安，欲勝，欲利，欲譽，欲美。直情徑行，無所顧焉。而衆怨興，欲人之悅，而不思辨之，則活不可活者，安不可安者，勝不可勝者，利不可利者，譽不可譽者，美不可美者。姦曲邪佞，足恭諂諛，自是生矣。既爾不可爾者，則又不爾可爾者。雖如姑適其情，而不平於通天下之心也。智愚者，人之天性也。智者知安而安，知生而生，愚者不知安而危，不知生而必死。先聖為之興學，啓其智，而辨可否則禮。修其情，以中適否。賢者安不肖者亦安，智者生愚者亦生。故道非強才之所不及，而學勉智之所可進。

於是曰詩曰書曰禮曰樂，皆仁義之事也。故仁義雖由心性之故，成于學禮之修也。學以知之，禮以履之，愛憎欲惡，殺活予奪，於是乎修。匠之道必據規矩，以規矩為器，纔有失其正，則不持規矩者，皆見其不正。雖見不正，無規矩者，無知其不正之所在。學禮仁義者，道之規矩也。故學禮仁義，聖人琢璞為玉，世爭道德之出天出人久矣。夫直圓者天也，規矩者人也。由直圓以製規矩，由規矩以徇直圓。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義者可寬，可猛，可愛，可敬，可進，可退，可取，可予，仁者寬適，猛適，愛適，敬適，進退適，取予適，故自不可



而觀之。仁乃義也。自適不適而觀之。義乃仁也。知之者學行之者。禮是故。孔門問仁。所答各異。旨而皆仁也。猶問孝。所答不同。而皆孝也。後世欲以仁義禮智信。截然而說。各由其目。作其語。不能不致支離也。顏子問仁。孔子答以克己復禮。問仁答禮。不亦似違乎。仲弓問仁。孔子答以大賓大祭之事。賓祭非禮。而何仁者善也。人情之所適。以禮行之。孔子何罕言仁。罕言仁者。以雅言詩書執禮也。後世教化荒。而禮不行。遺經相傳。義理相繹。於是漢儒之語。宋儒之理。勢之所至。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伯夷潔身。遁世。管仲甘

辱立功。微子則去。箕子則奴。比干則死。孔子同謂之仁。學不厭教。不倦。又以仁智稱。於是語與理。不能不病其支離焉。蓋仁非一德。禮非一道也。是故自人情適否之境。善惡之分。而觀之。莫重於仁。自事宜當否之境。是非之別。而觀之。莫重於義。學乃其門。禮乃其路。入不由其門者。非居人之室者。行不履其路者。非為人之伍者。雖有偉材奇能。而奚為。而仁弊于柔。義弊于俠。禮弊于煩。學弊于爭。是故古之學也。將益其智。今之學也。將闕其智。是以人之學。以益智。以修身。以馭人。馭人之道。難按圖求。馭身之道。難從意之。



所適得之於學行之於禮修于身而身安修于國而國治故以禮謂之先王之禮猶可也以義謂之先王之義過於好古失徵於天地吾寧失於好古勿失諸天地

贅語五善惡帙下



梅園三浦先生著書目

詩轍

全六冊

既出

梅園詩集

全二冊

既出

寓意

全一冊

既出

敢語

同

既出

玄語

全八冊

未刻

贅語

全十四冊

天地帙  
會陽帙

二冊  
二冊

既出  
未刻



身生帙  
死生帙  
善惡帙  
天人帙

四冊 未刻  
二冊 未刻  
二冊 既出  
二冊 未刻

文政十二年己丑十二月

日本橋一町目

江戸

須原屋茂兵衛

三條通界町

製本所

京師

堺屋仁兵衛

心齋橋安土町

大坂

加賀屋善藏



